

【有所思】

屋檐下的“据点”

□张金刚

回村那一刻,我又被“检阅”了。在汽车“嗖嗖”闪过的公路上,飘过骑电动车的我,该是挺扎眼的。这不,在村中心邻居大哥树军家檐下坐着晒暖闲聊的一帮人,全都齐刷刷对我行“注目礼”,迎接我“飘”到跟前。

爹也在其中。瘦小的身体虽佝偻在墙根,但我瞬间便找到了那双欣喜的眼睛。三爷依然是那句打趣的老话:“你是不打算买车了呀?”搁以前,我会因自惭而头也不扭、声也不吭,屏蔽身后一片议论,可这次,我却微笑回应:“骑车多环保!三叔好!大家过年好!”“好”声一片,爹也笑开了花。

这是娘走后,刚过完八十大寿的老爹一个人过的第一个年。每次回家,生怕听到他哀叹“你说,咋空落落的”,生怕看到他蜷缩在火炉边黯然神伤,生怕看到他形单影只地蹒跚在院里院外。每当此时,我便想到娘出殡那天的一幕。一套流程走毕,即将盖棺,一直窝在屋角床边的爹“腾”地坐起,扶着墙趔趄到院里,扯着嗓、颤抖着说:“等下,我再看一眼……”一时,众人静止。爹趴在棺头,盯着娘足足看了有半分钟。这半分钟,爹是想到了娘陪他度过的风风雨雨六十年,还是想宽慰娘终于告别病痛、一路走好,抑或是想到自己从此要一个人走完余生而无助自怜?我不敢问也无需问他。然后,爹扔下一句“行了,好了”,扭头躲回空寂的房间里,任院里乱作一团。

今年这年怎么过?一直是我纠结的。经协商,大哥担起照顾爹过年的重任。大年初一,大哥跟我视频,爹和大哥一家人吃着热腾腾的饺子,欢欢喜喜的。因此,年后回村,我心里也是欢喜的,故而对这又一次的“检阅”,我不仅不再反感,反而因还有三爷他们这些乡亲陪爹过年、过日子而心生温暖和感动。于是,边送祝福,边停车位,快步加入了他们这个“据点”。

这“据点”,曾在我家屋檐下。那时,老屋还未拆,父母还不老,我还是个没成家的小伙子,村里年轻人、小孩子一抓一大把。因我家在村中心,挨着村路,正房虽是祖上留下的上了年头的三间老土坯房,但坐北朝南,出房檐,有台阶,太阳一照,整个冬天都暖洋洋的,加上父母忠厚热情,总吸引着很多乡邻到我家串门儿,从日出到日落,没个消停。特别是过年,我家更是全村人闲聚消遣的“据点”,从进腊月到出正月,一天接一天,一拨接一拨,说说笑笑,热热闹闹,和和气气,是我记忆里珍存耐品的年味儿。

彻底闲下来的乡亲们,聚在一起,摆了好几摊儿。一摊儿“啪啪”打扑克,一摊儿“咔咔”下象棋;轮不着或不会玩的,要不围着看热闹,要不就在摊儿外扎堆侃侃或闭目养神。除了两道门槛、几级台阶,父母数十年积攒下来的椅子、高板凳、低板凳、小木墩、玉米秸蒲团,就连院里的石块、砖头、木棍等,全都派上用场,坐满了人。实在没得坐,站着、蹲着,靠墙、倚柱,甚至坐在别人脚上,也要聚上一阵子,或者干脆进屋坐在炕上,自己打开电视看。有时,父亲会拉起板胡,引来众人围唱一段河北梆子或现

代京剧经典唱段。我则带着一帮孩子放炮、打闹。在大家看来,每天到我家这个“据点”坐会儿、玩会儿、聊会儿,是过年的必需,堪称我村的年俗。

在外打工或出村发展的人回来,必到我家“报到”。这一露面,全村人都知道他们回家了,都知道他们混得还不错、没忘本。既然回了咱苍山村,就得说村里话,谁要是“撇”北京话、广东腔,那是必定会被笑话的。最经典的笑谈是,村里人问在北京工作的二叔“哪天回来的”,二叔一时没转换过语境,随口便说:“昨晚上回来的!”那人一听,不屑地说:“‘坐碗’上?你还坐锅、坐缸、坐瓮、坐盆子上回来的呢!”羞得二叔赶紧改口:“夜个儿黑啊回来哩!”接下来,这位据说已混成经理的二叔,一时被叫起了小名,变回了“二愣子”。故而,我每次回村,都要提前练习村里话,衣服也不要太光鲜,省得被“嫌弃”。

即便到了饭点儿,兴致盎然的人们也不会散去。娘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,啥也瞒不住人。做一顿面条,有人盯着你和面、擀面、煮面;炖一锅肉,有人闻着香味儿就凑来了,还要夹一块尝尝。娘也常逗趣说,别光闲着,洗洗手给包饺子,帮着剥花生,去给烧把火,去给打桶水……来串门儿的,搭把手,正常。从东屋到西屋,娘常是从东台阶下、从西台阶上,再绕回来,有时急了,就冲大家喊:“你们有点眼力见儿,让让,让我过去。”他们并不恼,欠下屁股,侧下身,继续,真不拿自己当外人。也好,这才热闹嘛!

话说,这已是近二十年前的场景了。之后,我出村发展,定居县城,回家往往也是当天回、当天走,在我家“据点”与乡亲们凑一起热闹半天而已。后来,即便这半天,也是眼见得人越来越少了,外出的外出,逝去的逝去,忙碌的忙碌,有闲心凑到一起的,仅剩与父母年纪相仿的那些人了。再后来,我家老屋拆了,“据点”便挪到了邻居树军家,父母常去,我便不再去了……

坐在树军家檐下,身边几个人屈指可数:树军和他媳妇,三爷小眼,二叔玉民,大哥合心,大叔林宝、大婶二玲,二哥红光、二嫂老俊,我爹,还有我这个偶尔回村的人。都是老面孔,只是这些老面孔已老,或更老了。可不,岁数不饶人,这些人里我最年轻,也已“奔五”了。

三爷算是村里最年长的了,他说:“我一直劝你爹,人都要经历这一遭,得想开,得向前看。自己能自食其力、好好活着,孩子们才放心呀!真动不了了,咱再说嘛!现在,你爹转过那个劲儿了!”我感谢三爷,爹也笑着附和。稍坐,我推车跟在爹身后,缓缓回了那个没贴对联、仅剩他一人的家。我不由心里一惊:这寻常的、温暖的“据点”,是年的“据点”,更是岁月的“据点”,聚拢着人,也目睹着人慢慢散去,人生的聚散离合,皆在此显现。

离村时,树军家檐下已没了人,我也不再被“注目”。我送他一袋小米,感谢他作为邻居能陪我爹说说话,有事传个话。他竟回我一瓶自种芝麻油的香油,一闻,真香!

(本文作者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北保定阜平县文联主席)

【浮世绘】

朋友圈外的生活

□李晓

凌晨4点醒来,这差不多成了我的生物钟,也是一天之中的春讯。

这个时候的城市,还处于睡意昏沉中,晨风里已有了鸟的啁啾,鸟总比人更早醒来。这个时候的城市里,我的母亲在老街也应该早早醒来了。母子连心,在我和她的生物钟里,有时针、秒针肩并肩滴滴答答走出时光里相同的脉搏。年轻时睡不醒,年老了睡不着,这是母亲的老话。不过,到了我这个年纪,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年老了,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暗示,顽强地抵抗着时间对身体的啃噬。

父亲远行以后,我就对母亲承诺,每天24小时不关机。但不到半年,我就回到了老路上,睡觉前关掉手机。我的头发纤细如天线,大脑敏感如雷达,任何风吹草动的信号,我都能够源源不断接收到,特别是那些问我不要贷款的电话,令我不堪其扰。这样关掉手机的好处在于,一旦睡不着时,我也会控制不住去浏览一下网络信息、刷刷视频、胡乱一阵点赞。

这凌晨4点的醒来,也开启了我碎片化生活的一天。

打开手机,先看昨夜漏掉的纷乱信息。依次看看微信好友的朋友圈,看他们晒出的光鲜欢欣信息、鸡毛片断。我依次点赞,直到微信里最后一个红点消失,这已成了我的强迫症。微信里有不少人,我早已忘掉了他们真实的名字与面容,特别是饭桌上拿出手机扫码激情添加的一些人。这些年,一些老友虽添加了微信,但很少看到他们发朋友圈了,朋友圈外真实的烟火生活,我也很少感知到,这又让我有轻微的失落感,在我们生活的茫茫大海上,有多少岛屿与暗礁不再浮现于我们各自的视野之中。很多老朋友久不联系,有时甚至失去了打一个电话的勇气,害怕突然的打扰会让彼此尴尬。有一年春节,我打开手机通讯录,面对几百个电话号码,不知道打给谁问候一声“新年好”最合适。在节日的码头、归航的港湾,各自安好吧。

对一些狂发朋友圈的人,我索性屏蔽或删除,感觉他们朋友圈的纷繁动态已经让我生活的天地陷入了逼仄状态。有一天,一位老友在微信里突然探头问我:“怎么不见你给我点赞?”我没及时回复,后来意识到自己这样没有基本的礼貌,再给他发送回复消息,但已

发不过去了。他删除了我。

这个举动提醒了我,由此也删除了一些从不联系、从不打一个电话、只顾自己忘情发送动态的人。这样的删除,让我的生活清静了许多。

有天早晨醒来,我没看手机,听到外面马路上上传来沙沙沙的声音,如春蚕在吞吃桑叶。我知道,这是楼下马路上曹大哥挥动扫帚在清扫马路,他是这个城市的一名环卫工。记者小何有一次跟踪曹大哥一天的生活,得出一个统计数字:曹师傅在他清扫工作的区域,一天挥动扫帚8700多次、弯腰5200多次、步行23000多步。但曹大哥这日复一日的生活,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。

有一天早晨我在马路上遇见曹大哥,同他打招呼:“曹大哥,辛苦了!”曹大哥显得有些难为情,他顿了顿,回答说:“我辛苦啥,你在办公室整天写啊写的才辛苦,那是动脑筋的活儿,我可干不来。”曹大哥的妻子三年前患了脑梗后,如今困在轮椅上度日,他还有89岁的老母亲健在,不过老母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有一天,曹大哥家炖了腊肉,他知道我好吃肥肉,请我去他家吃饭。饭后,曹大哥端来木盆给母亲洗脚,老母亲嘴里没了几颗牙,说话有些漏风,她笑眯眯地对曹大哥说:“汪、科、长,你给我涨工资嘛。”

曹大哥哈哈大笑:“妈,我马上给您涨工资。”老母亲嘴里的“汪科长”,是她在百货公司退休前的财务科长。也是那天,斜躺在轮椅里、面部浮肿的曹大嫂跟我轻轻感叹说:“我拖累了你的曹大哥啊!”这话让曹大哥听见了,他歪过头来笑嘻嘻地说:“说啥话呢,我愿意嘛。”令曹大哥欣慰的是,儿子在北京读完了经济学博士,如今在一家大公司任职。

还有在这条大街上开了40多年小面馆的吴大妈,在一家烟熏火燎老店铺里卖螺丝帽、灯管、拖鞋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宋老三,在巷子里修锅补鞋几十年的朱老汉,在老街理发店做了50多年剃头匠的程师傅……我从没看见他们发过一次朋友圈,也没有给他们的这些生活一次点赞的机会,他们的生活,往往被遮蔽,被忽视。但这些默默无闻维持着、供给着、滋养着、温暖着一座城市最寻常生活的人,我在心里为他们点赞,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